

無異議的蓋茲觀點？

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在 2011 年 10 月向全美獨立學院委員會(the Council of Independent Colleges)的報告中，克萊斯基基金會(Kresge Foundation)的理事長瑞普·拉普森闡述了該基金會對高等教育捐贈事業的新策略。拉普森描述克萊斯基在 2007 年決定放棄對大學資本項目的長期投資，改將重點放在讓學生——特別是低收入和家中第一代上大學的學生——能夠進入並讀完大學，增加大學院校的「產能」，同時降低教育的成本。 “

克萊斯基是與比爾蓋茲基金會和光明基金會在高教改革上站在統一陣線的幾大基金會之一。研究者同時發現，在 2000 年到 2009 年之間，設在紐約的卡內基基金會、福特基金會以及威廉與芙洛拉·惠雷基金會也紛紛改變了他們贊助的教育策略和主要議題，不約而同「強調宏觀的高等教育問題，諸如大學畢業率、成效和教育科技發展。」在最近十年中，大規模投資高等教育的基金會從九家下滑到只剩五家。

而來自蓋茲與光明這兩大高教基金會的經費，也顯示為都投資在相同的對象身上，大學院校如採用能力本位制與線上授課的西州長大學(Western Governors University)獲得兩基金會 800 萬美元獎助；非營利組織如「促進未來工作機會」(Jobs for the Future)的青年就業計畫獲得 5900 萬美元而「完成美國大學教育」協會(Complete College America)則得到 1000 萬美元；研究機構如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Higher Education Policy)獲得 1000 萬美元和新美國基金會 New America Foundation)也取得 400 萬美元獎助。

這種「意志凝聚」對大學院校而言有什麼意義？一些知名高教捐助研究專家樂觀地表示，集中焦點可能會帶來正面的影響。由 1998 到 2006 年負責福特基金會對高等教育捐助作業的霍治·巴蘭先生也表示：「我們看到一個新的聯盟興起，這些人認為少數族裔和低收入學生的成功至關重要。這樣有什麼不對嗎？」「高等教育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編輯霍爾女士和湯馬斯先生在

他們最近一篇社論中也同意這觀點。他們認為大型基金會在同一問題上拼命鼓吹，是希望「提醒大家注意重要問題，製造急迫感」，即使由於它們影響層面之廣可能造成「遊戲規則」的變動。不過，另一方面他們也提出許多人對這些基金會的疑慮：「推動大規模補救性的私人捐助，是否有扼殺公眾對大學院校信賴之嫌，或許還讓州政府有藉口推託，輕忽自己是才負有提供高等教育責任的最主要領導者。」他們同時也憂心：「等哪一天這些基金會對這些議題沒興趣了，高等教育將何去何從？」。

譯者：魏瑀嫻

參考資料：7/19/2013 高教紀事報

